

花园

640

端梓 著

肯定是你

花园

第十六卷

主编·珠雅

谁说青梅竹马就一定来电？
在余贝儿眼里，
游子商放纵、市侩，
根本就是眼里只有钱和漂亮美眉的大骗子！
而对游子商来说，
搞艺术的余贝儿真是个麻烦精！
从小就粗鲁火爆、蛮不讲理。
长大后竟还莫名其妙地搬到山上隐居？！

燃梓 著

肯定是你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流星族休闲花园

花园
640

第十六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流星族休闲花园丛书. 第十六辑/珠雅主编.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5. 3

ISBN 7 - 5371 - 4825 - 2

I. 流... II. 珠...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999 号

策 划: 珠 雅

责任编辑: 张红宇

封面设计: 黄 浩

流星族休闲花园 (第十六辑)

主 编: 珠 雅

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电 话: 0991 - 2885543 (编辑部) 2864403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qingshao.net>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64

印 张: 144 字数 38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371 - 4825 - 2

定 价: 216.00 元 (全 48 册)

新青少社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有印装问题可随时退换

楔子

位于市中心的一栋超高大楼，此刻正人潮汹涌，人声鼎沸。

印刷精美的告示牌摆在大会的出入口，上面印着斗大的黑字，标示着男男女女出入此地的目的。

余贝儿小姐现代陶艺展。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大伙儿齐聚于此的原因。他们之所以打扮入时，前来参加这次的展览，完全是冲着大会主办人——霍尔的面子来的，否则一个小小的陶艺家，哪有这么大的荣幸，请得动他们呢！

说起大会主办人——霍尔，那可有聊不完的话题。众所皆知他号称广告界的鬼才，承接的企划案不计其数，无论是平面广告或是立体传媒，他都一把罩，人面广得很。

其中当然也有不少人批评他做出来的广告，除了有效之外，毫无艺术价值可言，但谁在乎呢？只要有钱赚，看得见广告的效果，就算是把超人错当为蝙蝠侠，

也没人会抱怨。毕竟除了漫画迷之外，人们对于这两个虚构人物的印象只在于他们会飞，而且服装怪异，至于他们谁是谁，就留给那些漫画迷去批评吧！大爷们只管捞钱就是。

正因为霍尔这项特殊的天赋，在这业界可说是到达了呼风唤雨的地步。这几年业界不景气，不少同业禁不住亏损纷纷倒闭，惟独霍尔所经营的“涅槃广告公司”频频获利，这会儿已经将触角伸及周边国家，听说不久之后还要进军美国。

总而言之，霍尔很会赚钱。而且他不只自己赚钱，也很会帮人赚钱，所以当他广发英雄帖，要求所有跟他有过交情的企业家，请他们务必来捧场时，他们都来了，目的就是不想得罪霍尔，毕竟以后大家还要合作嘛，是不是？

所以说，今几个会场之所以会这么热闹，并不是因为展出的陶艺家多有名，主要还是看在霍尔的面子上，大家才会这么踊跃出席。而且听说在他的精心安排下，这次展出的方式很不一样，将打破过去的传统，这也是大伙儿引颈盼望的原因之一。大家都想知道，外号鬼才的霍尔，如何将普通的陶艺以崭新的视觉效果呈现出来，让他们这些出席者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购买这些陶艺品。

在大家的讨论猜测声中，好几道刺眼的光线忽从舞台两侧射出，紧接着响起热门音乐。



肯定是你

他们纷纷入座。

“各位先生女士，欢迎的到来。现在我们就开始展出余贝儿小姐的作品！”

霍尔发出的邀请函上，老早透露出他会采用特殊方式举办这次的展览，但大家都没有想到居然是以走秀的方式，更觉得新鲜。

只是不晓得这个余贝儿小姐的实力如何。

第一号作品很快地从伸展台的彼端出现，霎时只见身穿希腊式白袍的高挑模特儿，手持扭曲变形的水瓶，风姿绰约地步向伸展台边的观众，左右来回各绕一圈，风情万种的模样，不知道是在展陶瓶还是在展人？

“普普通通。”

底下的观众，不少是丝毫没有一点文化气息的大老粗，但也不乏艺术眼光锐利的人，一眼就望穿展出者的实力。

“真不晓得霍尔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这么平凡的作品也值得大张旗鼓地帮忙做广告？我看是白忙一场。”懂得鉴赏的人摇摇头，不相信霍尔会盲目到什么能卖钱都不清楚。

“起码有娱乐效果。”另有人讥诮地说，“搞不好这就是未来最新的陶艺展出方式也说不一定。”

说不定哦！

众人不看好现场展出的作品，倒是蛮欣赏霍尔的创意。看高挑美艳的辣妹穿着清凉地展出，总比看玻璃柜

里死气沉沉的瓶瓶罐罐来得强，至少不必上香致哀。

台下的观众带着欣赏的眼光打量台上养眼的演出，台下的余贝儿却是已经气到不会说话。

游子商那个混蛋加三级，说什么只要把一切交给他打理，她只要人来就好，就能见到不一样的演出。结果却是把她珍贵的艺术创作当人肉卖，真是的，回头非海扁他不可。

余贝儿脸色涨红地瞪大眼睛，看着她的作品就这么一件又一件被糟蹋，心中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得任由她的大作以最荒谬的方式从她面前滑过，气红她的眼。

刚开始的还好，纯白色的希腊式长袍虽然刺眼，但总还有几块布遮着，不至于伤风败俗。

等到第二轮出来，不得了！白袍隐然换成了比基尼，拿着她辛辛苦苦捏制的陶碗，互相丢掷取乐，背景虽是海滩音乐，感觉却像马戏团，比谁手中的碗丢得高。

这个“有死伤”，她非宰了他不可！

她气呼呼地发誓，手中的刀才磨到一半，最后一组表演者紧接着入场，掀开伸展台的布幕华丽地出场。

现场顿时传来阵阵的惊呼声。霍尔这个创意真是太大胆了，而且他好像非常满意这个 Idea，还亲自接手司仪的位置，对着底下的观众大喊——

“各位先生女士，经典画面终于出现了，请看这

肯定是你

些——裸——男……”

“啊！”

“噢！”

一声声媲美电视广告的抽气声纷纷出现，目标全对准伸展台，甚至有人当场吹起口哨。

这真是今天最经典的画面，五六位健美先生，顶着他们身上的六块肌和光滑富弹性的裸臀，全身光溜溜地来回穿梭于伸展台。他们浑身光溜，惟一能遮住他们的，只剩他们手上拿着的陶盘，让他们免于亚当刚吞下苹果时感受到的尴尬。

余贝儿当场愣在原地，眼睛泛红。

她的陶盘……她用心创作的陶盘……居然被拿来遮住男人的“那里”？！

“请各位朋友为这些大胆的裸男喝彩——”

“砰”一声！

霍尔还未说完的话，当场被一记勾飞脚踢掉，他的脸也被踢歪一边。

“有死伤，你敢这样糟蹋我的作品，我和你没完！”紧接着又是凶狠一踢，一脚把他踹下台去。

好好一个展示会顿时成为人肉战场，霍尔还来不及爬起来解释，只见她余大小姐已经抬高脚，把裸男们用以保命的陶盘一一踹破，引起更巨大的抽气声。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统统都不要了。

她每踹掉一个陶盘，就引来一道锐利的抽气声。等

她把全部的陶盘都踹成碎片，台上的裸男已经不会说话，全都呆成木头人，呆立在台上供人品头论足。

现场于是乱成一片，目瞪口呆兼流口水的全是女性。至于男人，只有诅咒。

“这是我的电话，你有空可以 Call 我，我请你喝咖啡。”

寂寞单身女性，纷纷掏出名片大胆邀请本钱雄厚的猛男们。

印刷精美的告示牌摆在大会的出入口，上面印着几个斗大的黑字——余贝儿小姐现代陶艺展。

但好像应该改成“余贝儿小姐跆拳道展示会”才对。



1

阳光炽热到似乎随时会将人烤掉一层皮。仰望天际，晴空万里无云，蔚蓝有如海洋。平视大地，树木繁盛青翠，相互交错，仿佛童话中的精灵世界入口处，充满着不可知的惊喜。

终于找到了。

气喘吁吁地站在丛林的入口处，霍尔对于丛林那头有没有精灵充满疑问，但他知道那里头住了个野人倒是真的。

余贝儿，这三个字等于是野蛮人的代表。想他堂堂一个充满都会气息的文明人，居然还得千里迢迢跑到这鸟不生蛋的山区来找她大小姐，想起来就让人生气。

向来自诩为都会贵公子的霍尔，生平最恨的就是原始的生活。在他市侩的想法里，所有放弃文明生活选择回归自然的人都不正常，偏偏他却必须寻找其中的一个。

“余贝儿，你最好不要住在太远的地方，否则老子

宰了你。”蔑着被照花的眼睛，霍尔自言自语，背地里挥洒豪情，就是不敢当着她的面说。

为什么他要找她呢？

这得从头说起了。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对青梅竹马的邻居，男的从小俊逸清秀，女的打小粗鲁火爆，蛮不讲理。这两个相差一岁的邻居因为同为一村子弟，所以都读同一所学校。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没有一次不碰头，只不过男的大女的一岁，因此负责照顾她；看在旁人的眼里自是特别感动，毕竟还有什么比两小无猜的感情更动人、更让人感受到真情的可贵？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他们的确是邻居没有错，感情也马马虎虎。女的虽然稍嫌活泼好动了点，但也还在男方的忍受范围内。他们边打边闹，边闹边长大，一路闹到高中。原本也相安无事，谁知道有一天，女的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突然跟男的撂下狠话，说她这辈子跟他势不两立，并狠狠地修理了男的一顿，把他打成了猪头。

好，不两立就不两立，谁怕谁？

男的很有志气地从此跟她断绝来往，并在高中毕业后北上念大学。四年晃眼即过，男的自大学毕业，投身广告界，从此平步青云，没几年便在广告界闯出名号。人人都叫他“鬼才霍尔”，自组的广告公司生意好得不得了，人生走到这一步，他总算是小有成就，可以衣锦



肯定是你

还乡了。

他带着满满的自信心回到他的出生地，却发现邻家的小女孩丝毫没有改变，依然是一身T恤、牛仔裤，外表邋遢得有如潦倒落魄的艺术家，更甚流浪汉。

“她的确是在搞艺术。”

当他妈妈把这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十分惊讶。

“听说她的陶土捏得不错，前几年还得过奖。不过最近好像迷上什么前卫艺术，整天跟她父母闹着要经费，她的母亲头痛得要命，经常跑来跟我哭诉。”

说到此，他母亲长叹了一口气。

“唉，那个贝儿啊！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老大不小了还这么任性，说她她也不听，唉。”

毕竟两家是老交情了，年轻人交恶，不代表老人家也得跟进，更何况他们也不是真的闹得多凶，只是彼此不说话而已。

不过，蛮子就是蛮子。

他不跟她计较，她反倒先找碴，硬要在他耳朵旁边说些他制作的广告多没格调、全是些垃圾之类的话，气得他风度全失，和她扭打在一起。结果当然是他输，那野人跆拳道、柔道什么乱七八糟的道都上段，他哪禁得起她打？当天晚上，他马上开夜车回市里，彻底反省一番。等他过两天再回村子，她父母却说她已经失踪不见，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央求他一定要帮他们找回心爱的女儿，他们两老会感激他一辈子，也不枉多年以来

的交情。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始末。

收起残破的回忆，霍尔不求多，只求自己不是故事中的男主角。只可惜他天生就是个悲剧人物，不但当定了男主角，还得负责把失踪的女主角带出场，然后来个 happy ending，大家都高兴。

“老天，还要走多远，该不会是在山顶吧？”霍尔忍不住抱怨。

根据他近一年来搜集的情报，他那失踪的邻居，就躲在这座深山里进行她的伟大事业。若是情报无误，那他极可能在 happy ending 前，就先 ending 掉。瞧，这里荒凉成什么样子？

想到自己极可能必须加入野人俱乐部，他就全身发毛，但更令他发毛的是这里的天气，他那任性的小邻居，没事跑到这山里来做什么？

他满头大汗、手持地上捡来的木棍，拼命挥开阻止他前进的长草，远远地看见一栋简陋的民宅。

该不会就是那间房子吧？

瞪着远处残破的小屋，霍尔简直不敢相信那原始得不能再原始的竹屋就是余贝儿栖身的地方！

他无法置信地走过去，痛苦地发现，真相永远比想象残酷。眼前的这间竹屋，四面墙全由淡黄色的竹片构成，缝隙与缝隙之间塞得进一根手指都没问题，而且门口还挂了一件蓑衣，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的农业时代。



肯定是你

忍不住打了一个哆嗦，霍尔赶紧提醒自己现在不是发抖的时候，得想个办法探问这屋子里面有没有人。

他先悄悄地走到门口，再像小偷一样地握住门把轻轻推挤，正想一鼓作气把门推开的时候，一支冷箭倏地由他的背后飞来钉在门上，害他差点吓破胆。

这是、这是……

霍尔用力地吞下口水，想他可能闯错了空门，跑到某一个当地人的家里。

“呃，这位朋友……”当他转身准备跟对方说对不起时，却猛然发现自己正面对着一个女泰山。

“有死伤？”冷不防瞧见霍尔，对方也很惊讶，杏眼扩张。

“你来这里做什么？快滚回去。”余贝儿毫不客气地下逐客令，要霍尔滚出她的视线，他却依然站在原地，呆得像木头人。

女泰山……不，是他可爱的邻居，变了。几个月前的她还圆滚滚的，圆润的轮廓、媲美红豆面包的双颊、恍若铜铃的杏眼，总之什么都是圆的，看起来像幼儿园学生一样可爱。谁知道才不过几个月时间，她圆润的两颊消失，下巴突出，惟一不变的只有那双大眼，诉说着不变的敌意。

“Hello Belle”惊讶过度的霍尔脑中有一大堆疑问，却没胆问，只能伫立在原地呆呆地跟她打招呼。

“Hello Gaston.”余贝儿回应，“干吗呀？你以为

我们是在演《美女与野兽》吗？还叫我的英文名字！”

Belle 是《美女与野兽》中女主角的名字，跟余贝儿的中文名字刚好一模一样，只不过她的脾气更像野兽，而他就是那倒霉的总管，老是挨轰。

“我的英文名字叫 Howard，不是 Gaston。”他虽不坚持一定要当男主角，但也不要演坏蛋。

“随便啦！”余贝儿不悦地皱眉，“反正你的长相也跟那个坏蛋差不多，叫什么都一样。”

Gaston 就是那个自以为风流潇洒，不计一切都要得到 Belle 的坏蛋角色，除了外表这一点相像以外，他可不觉得自己哪里像他了。

“我还是严正抗议。”霍尔茫茫然地申诉，不明白她为什么一定得把他们摆在一起。

余贝儿不耐烦地收起吹箭，冷眼瞪他。

“你到底来干什么？”应该不是特地跑来跟她抬杠的才对。

“带你回去。”他的眼神依旧茫然，只不过目标改盯向她手上的吹箭。

“这是吹箭，前任屋主临走之前送给我的，还有那件蓑衣。”她走过他的身边，踱向门口，而后忽然转身。

“对了，你刚才说你来这里做什么？”她没听清楚。

“带你回去。”他再重复一次，逐渐能适应她“真

肯定是你

的”变成野人的事实。

“无聊！”她竹门一拉，就要当场甩上，霍尔这才如梦初醒地扳住门缝大喊：“等一等，贝儿！”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绝不能徒劳无功地回去。

“有死伤！”她低声警告他放手，否则后果自行负责。

“你听我说，我——”他依然扣住她的门板，苦苦哀求。

“游子商，你最好赶快放手。”沉痛的警告换成危险的低语，霍尔若是还算聪明的话，就不该阻止她关门，偏偏他就是不听警告。

“是伯父伯母请我来带你回去的！”情急之下，他大吼，“他们都非常关心你的安危，你怎么忍心再跟他们两老玩捉迷藏，弃我于不顾？！”

若说天底下还有什么能让余贝儿挂心的，就属她的父母了，也惟有她的爸妈能让她哑口无言。

她的爸妈担心她，还请他来找她？

余贝儿当场僵立在门边，迟迟关不了门。霍尔见状格外窃喜，看来劝说有望，他得加把劲才行。

“我也很关心你，贝儿。”他尽可能地诚恳，尽可能地谦卑，反正在她的面前他一向神气不起来，倒不如把身段放软一点，比较有效果。

余贝儿的眼中立刻闪起不确定的光芒，犹豫该不该放他进去。

他也很关心她……谁在乎他关不关心她啊，她在意的是她的父母。

“进来吧！”心不甘情不愿地拉开门缝，余贝儿总算投降。

霍尔马上用最快的速度钻进屋内，一进到她的小天地，立刻又无言，照例又是发呆。

“随便找张椅子坐。”她懒得招呼他，“若找不到椅子就坐地上，但我先警告你，地上可能有点湿，昨天才下过雨，还没干。”

她自顾自地说，又自顾自地把自己抛在房间内惟一的木床上，模样轻松惬意，仿佛她生来就如此。

霍尔再也受不了了，这个地方怎能住人？！

“你到哪里弄的这间房子？”环视内部，阴暗潮湿，鬼影幢幢，“这种房子我只有在电视剧里面才看过。”没想到现实生活中还真的存在。

“哦，你见过？”余贝儿好奇地看着他，她还以为他只会泡 PUB，没想到还有一点文化色彩。

“去年电视播放一部叫《寒夜》的连续剧，戏里面的主角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全由竹子搭成，又透光又透风，下雨的时候还得想办法躲雨，躲不过就找东西遮，难怪门口吊了一件蓑衣，有备无患嘛！

“我不知道你还会看电视，真令我惊讶。”她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那当然。”他点头，“我总要研究一下，有的频

肯定是你

